

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

# 未亡人

叶鼎洛



花 城 出 版 社

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

# 未亡人

叶鼎洛



花 城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 05 号

# 未 亡 人

叶鼎洛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 插页 183,000 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5360-2147-X

I·1846 定价: 10.20 元

## 目 录

未亡人..... 1

双 影..... 185

# 未 亡 人

—

天气真有一定的规矩，到了黄梅时节就整天整天的下着雨，近来这黄梅的雨连绵着下了几天了，人一看到这种天气就要烦闷。

年轻的小君达躺在自己的床上。他刚上了课下来，精神很是疲乏，但脑筋却扰乱得非凡，全身的血液和晚上不能成寐的虚弱人一样尽在往上面涌，他不住地想，无可摆布地想，想他未来的前途，想得很是忧心。

这是他的常态，一天总要经过这么一次，或者还有几次的时候。

他已经过去的历史是不大顺遂的，他受尽了贫穷的折磨，吃尽了一切没有钱的苦楚和羞辱，把他的心也几乎磨烂，胆也几乎吓破了。他常常暗自替自己算命，把已往之事推测将来，以为自己是个最命苦的人，而这苦命一定要跟随他一世的了。他想来想去想得很是害怕，往往在极平和的空气中找出烦恼来，为未来的黑暗的前途而战栗，弄得他的精神很是苦恼，好像某一处神经已经有了病的样子。

仔细考查他的家谱，他倒还是个仕宦的后裔，他的祖父在广东做过两任不十分大的官，受过许多亲族朋友的敬仰，但他

的宦囊并没有饱满过，所以他死的时候君达的父亲懊恼自己空做了一个官的儿子，家业已经不足以使亲族朋友们注意了。至于小君达呢，这不幸的第三代的人自然更没有闻到一点什么气息，他成了个平民，而且竟是个贫民。

现在他的父亲和母亲住在A路。他自从在这个学校里毕业之后，正在恐慌着谋事的时候，校长先生就利用他这一点怯生生的心理，再用“师生情谊”的美名称请他在母校任职，送他一张几乎没有空白的课程表，再说明每月送他二十块大洋钱。在客气方面说来这一点真算不了什么的。这个素寡交游，刚刚毕业而正在急于谋事的小君达看起来，这真是校长先生看得起他之处，并且是赐给他的大恩泽，就不能不感激得几乎流出眼泪，拜受了校长先生的聘约。但是这一点校长先生的大恩荣却不能弥补小君达的生活。他的母亲因为病的关系常常不离床，父亲一天到晚举着一根烟枪在一盏小灯上吹出那刺刺之声来，沉醉在那补养身体的滋膏里了，也是常常不离床。他们见君达吃尽了千辛万苦才挣到现在这一点小报酬，不忿起来时，老年人的肝火就顾不到亲生的爱儿了。君达不克尽其孝道，只好住在学校里，一来家里少一个年轻人吃饭，二来可以省下不少车资，这省下来的就可以买药买老土，然而只好算贴补。

在母校里做事固然是极有名誉而很荣耀的事，但那种地位却也有点难处：第一，现在的同事就是从前的先生；第二，现在的学生就是从前的同学。那先生们仍然搭他们的架子，那同学们仍然继续他们的顽皮，没有一种人来看重他。他在这二者之中成了个又不像先生又不像学生的畸形人，他就很羞愤而且很寂寞，有点孤凄了。

本来和他一样受过校长先生的恩惠而被留在校里任职的人还有好几个，为免寂寞计他也可以加入这般人的团体，但这般

人又都自以为是先进者，对于这后进的人也要做出些前辈先生的风范，一点也不照顾他，他更有点怅惘了。

在这种境遇中过着的小君达所以很是忧心，整天整晚想着这些事。现在虽则几点钟的功课把他累乏，而这些心事倒反加陪上了他的身。

他的体格不很强健，身体瘦小，面孔上没有什么血色，头发也因为血气不旺的缘故微微发黄，手是很小的，脚也是很小的。但在这种种上，却造成他一种特殊的美丽，这怯生生的态度，白晰晰的面孔确有些女性的风致，女子见了他，不知道她们心里起什么感情，我们男子见了他，实在很爱他而无缘无故想把他抱一抱并摸一摸他的面孔的。

他这个房间很小而且很破败，学校里因为他所得的薪水不多，待遇他不很周到，那些讲究的器具尽管往别人的房里送，却把别人所不要的东西来供给他。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能使人家看得上眼的产业，所以这房间里很是寒酸，就只一张小木床，上面铺着不大新鲜的被褥，一张帐台似的桌子，算他的写字台，一张旧椅子，还有一张更坏的没有抽屉的桌子，披着块旧布，上面堆着些破旧东西和不值钱的书，其余就只墙上挂着两个洋漆已经脱尽的镜框子，此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不幸的房子也和它的主人一样可怜，从来没有富贵人来看顾它。就是它的主人对于它也没有一点好感，它天天看见它的主人愁眉不展地走进来，接着就躺在床上，坐在椅上，没有一些快乐的表情；它呢，它不会说话，不能安慰他，也只好陪着他沉默着忧愁着。

因为这缘故主人和它的感情更坏了。君达极不满意这个卧房，各种东西都呆头呆脑表示出他的穷，他看到这呆头呆脑的样子就深恨，犹之穷人看见自己妻子穿着破衣服的时候就越发

生气的一般。两棵大树森森地立在横里的一个窗前，遮没了从南边射过来的光线，以此房的一半罩上一个无界限的大影子。老实说来这影子倒绿得可爱，假使一位随遇而安的艺术家的诗人来在这里面住，自然觉得这地方倒很清幽；但是君达始终把这清幽当做了幽郁，他以为这是晦气，住在这个晦气的房子里一世也不得翻身的。

房子得不到他的爱，衣服也得不到他的爱。本来他的衣服太不好了，材料既不佳，样子又难看，几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染来的油迹彰明较著印在下摆上，而领口和袖口因为和肉时常磨擦之故已经起了些绒毛了。假使一个什么小店里的学徒或者是不爱体面的人来穿他这件衣服，自然觉得这倒还可以将就而很足以遮蔽身体的；但是有知识的君达明明是一位先生，他的穿衣服还不单求实用，所以他以为这也是晦气，穿着这种衣服也是一世不得翻身的。

总之，他对于这一切全都不能甘心，把这一切来送过他的一生尤其不能甘心，但是他明明受着这些东西的拖累，没有办法可以摆脱，可怜啊！所有这些东西在这极破败的房子里已经这样黯淡，自己看起来已经这样无光彩，假使有个人走进来，只要比他稍些富裕一点的人，看了之后当然要轻蔑他，讥笑他了。为着穷的缘故而受人的轻蔑和讥笑是怎样一种不堪设想的冤枉事，常常受这种轻蔑和讥笑的人还有什么希望？这是真冤枉，真惭愧，真无可摆布呀！小君达一层一层想过去，心里竟悲切得要哭了！

在这黄梅天气，这房间里格外惨淡，空气中有些不堪人意的温和，前面那个窗子外面停留着浓浊的湿云，房子里的桌子上椅子上附着一层粘手的潮气，好像从此以后永不会晴的样子。君达的精神今天格外不舒服，他不愿意看见窗外的湿云，但是

当那思想的断片的空间，他的眼睛就和那讨厌的湿云接触了，一接触之后他就像身体被裹在潮湿的棉花里面，有种要挣也挣不脱的难过。

忽然那两棵大树的叶子轻轻地啸了一次，房间里骤然明亮了一点，有一阵轻快的风从外面吹进来，吹在他的面孔上好像羽毛轻轻拂着的一般，一丝晚霞的光也像金箭一般射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子上，那镜框子受到这一条金光显得新鲜多了，装在镜框子里的一个古代美人，她的面孔鲜艳起来破出尘埃而含着笑。天是有点晴意了。

君达像病后的人受到太阳的和煦一样；忽然心中轻松起来，肉体上到处微动了一下，似乎每个细胞都在轻轻地跳动。这一忽之间他感到种解脱的快乐，犹如怕读书的小孩子放学回来一般，他心里荡漾着，有种春天的空气无形中来抚摸他的全身，他的心有点跳跃起来……他又想起女人来了。

这里是个男女同学的学校，他每天能够看见许多男学生也可以看见许多女学生。因为他不敢正正式式看她们的缘故所以她们经过他的眼梢上的时候都是十分动人的，她们各有各的娇媚，都在她们不自知的时候被君达先生收藏到脑筋里去了。他这脑筋犹之是守财奴收藏珠宝的小铁箱，平时不敢打开，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定心打开来一件一件玩弄着，咀嚼着，和现在一样君达的小铁箱打开来的时候，许多无价值之宝一倾而出，都各自放出她们的光芒，各自用特殊的美点到他的心上来亲一个嘴。

“灵珊！你太好看了！”他心里温柔地说。

灵珊是一个音乐教员的侄女，诚如君达所想，她生得太好看了，她成了一个太阳星，许多男子的心都被她的吸力吸住而像行星一般昼夜不息地环绕着转动；君达也成了行星中的一个，

但他在这许多行星中仿佛是个海王星，离开她很远，她的光射不到这里，受不到她一点热气。

他有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和他一样生得好看而且穷，不过衣服比他讲究一些，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和一个女学生发生了恋爱，那女子竟爱得他没有命似的，几个月功夫就和他结了婚。她是个独女，家里很有钱，那个本来和君达差不多穷的人讨了这个有钱的老婆也显得阔气，发扬多了。君达常常看在眼里，心里很羡慕他也很恨他。但是他对于君达好像也有点恨的样子，近来不大和君达说话了，从前是常常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

君达又想起这件事来了。他好像看见那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偎倚着坐在漂亮的房里，又好像看见他们穿着鲜明的衣服互相搀扶着在大街上走路，他恨恨地想起来道：

“这东西的命运比我好得多，既然得着这样一个女人，又有无穷无尽的钱用，这是从哪里来的一步运气呢？”

黄昏悄悄地从地上升起来了，晚霞照耀了不多时候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湿云又补足了那个空处，天色依旧很消沉，那可怜的房子看见他的主人从床上立起来，变得心灰意懒地在走来走去，这正和平常一样不是快乐的样子。

现在于君达最有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快要吃晚饭，那钟大概快要鸣起来了。

在他这肚皮空着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来填补了这时间的空虚，一个校役踏着楼梯上来，破开这房里的黄昏的空气。

“君达先生，这一封信是你家里寄来的吧。”校役也鄙视了小君达，把那封信往他的桌子上一丢，又踏着楼梯下去了。

这是他一个远房姑母写来的信。他很早就知道她要到这学校里来当舍监，现在已经从T地到他家里来了，写的这封信是叫小君达明天回家去，她急于要见见她的侄子。

这是无关重要的事，对于君达的心理上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不过他也乐意看见他的姑母，这姑母他从来没有见过，只从父亲的口里听见述说过。

等他看完这封信，那吃晚饭的钟声在那里悠悠地喊起来了。

## 二

电车从东边驶往西边去，君达坐在电车里。外面淫雨下得很是凄凉，A路一带立在道旁的树木被浸得湿漉漉地像褪了颜色的布，漆着柏油的马路上也浮上一层浅水，有些汽车要赶过电车去，发出幽凉而急促的喇叭声，把低洼处的水溅了起来。君达坐在车的一角上，并没有去注意那种天色，他的心里又有些快乐又有些忧愁混乱地扰乱着，他快乐的是即刻可以看见他的姑母，姑母之来虽则对于他没有什么好处，但他在这极平凡而烦闷的生活中是很欢喜去见到一位从来没有见过的亲戚的。所忧愁的是他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那历来使他心寒胆怯的穷苦的家庭，他不是不爱他的家，但一见到那种寒酸的景象他的心里就要难过，他敌不过那难过，常常想躲避开来。

车停在A路口。他跳了下去，一阵急雨下得很是慌急，他匆匆忙忙走到家里去。

姑母到他们家里来自然是一件值得闹热的事，当然不能和平时一样沉寂的，他刚走进大门，就听见好几个人的声音，内中有一派清越的妇人声音，他猜想这就是小姑母了。

他走到里面，房里早坐满了人，有许多亲戚都是来叙旧的，他的父亲母亲都在里面，大家都在谈着笑着，并且都在等着君达呢。

君达进来的时候，他起了一个念头，就是要看看他这从来

没有看见过的姑母是怎样一个人。他从前常听他父亲说他这远房的姑母是很好看，很能干的，昨天接到那封信的时候就想来试验父亲的话，当他进来的时候他的眼光就落在一个不认得的妇人的头上，那个妇人也在同一时间内把她的秀美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小姑母了。

君达的眼睛里所看见的小姑母，她的年纪不十分轻也不十分老，她的身材不十分高也不十分矮，不十分胖也不十分瘦，她的眉毛长而细，眼睛很是明锐，鼻梁饱满，嘴巴玲珑，更有一团年轻时候剩下来的风韵藏在为人所指不出的地方。她的态度十分安闲，说话尤其流利，是个妇女队中立得出来的人，是个可敬可爱的小姑母。

君达认得他的小姑母了。他笑着说道：

“姑姑的运气真好，姑姑今天来，今天就下雨，姑姑把雨带得来了。”

“你们看！他还说我呢，自己淋得像只落水的雄鸡似的！……”

小姑母一面看着大家一面回报君达的取笑话。她很爽利，有点“女中丈夫”的样子一面说就一面笑将起来，这笑的声音很好听，不晓得生来就是这样的呢，还不晓得是由什么方法练习出来的。

小姑母一点也不拘束，和君达说不上几句话，就问起学校里的事情。她像一个女教育家一般，问学校里的设备如何？学风如何？校长的学问和态度如何？教员有多少？学生有多少？凡所应该问的都问。君达告诉她学校是私立的。设备虽然不齐全也还不差，学生也不少，不过校长的态度不大好，太吝啬，太刻薄，所以教员都不大负责任。凡是他所想说的都告诉了她。而且他自己在学校里所处的地位也告诉了她。

“那末学校里的报酬如何呢？”小姑母好像很关心她的侄子，一边问君达一边看看她的哥哥和嫂嫂。

君达的父亲一提起这件事来就升了火，“好大的数目，二十块大洋钱！”他显出看不起人的样子伸出两个指头来说——那两个指头已经被烟熏黄了——接着手指缩进了袖管，把袖管拂了一下，像拂去一个苍蝇似的。

“这也太刻薄了！真是岂有此理啊！就是在你学校里毕业的学生哥也不止这一点价钱啊！”姑母忿忿不平，她对全屋里的人说，一如要请大家来评一评这个理似的。

“阿呀！要吃别人家的饭是难的！”君达的母亲深深地叹口气说。她那感伤的性情几乎要使她哭出来，似乎又要抹鼻涕抹眼泪了。

满屋的人就把言语集中在这上面，来批评这个学校和校长。小君达一听到诸如此类的话他的心就不安了。本来他今天打算来寻一点快乐的，不想话头又兜到他的身上，这里面用了许多“不得了”，“吃亏”，“受虐待”等不中听的字眼，他又看见他父亲的忿怒，母亲的愁肠，姑母的愤慨，所有的人的同情的面孔，他很觉得难受，只希望这能干的小姑母快些把话头兜到别方面去罢。

伶俐的小姑母果然如了他的意，因为大家知道她正要到这个学校里去，也就替她关心起来。她把这事看得很轻，笑着说道：

“我倒不计较这些事，钱多钱少于我毫无得失，我的出来也无非为闲散闲散。唉，你们不知道住在T地方是怎样的闷气呵，我是耐不住性子的，我赶紧想到这里来看看你们了。我看见了你们，大家说说笑笑多么高兴？——我的性子是这样的，啊，我们刚才又说了些什么？怎么又提起那种讨厌的事情来了呢？君

达（她笑着对君达看）！高兴一点，一个人有穷的时候也有通的时候的，来吧，我们来说些别的事情罢。哦！记起来了，少卿（指君达的父亲）是顶爱听戏的，等天晴一晴我们上那个戏园子去看戏吧！……”

君达的小姑母，她的名字叫做缦霞。但是人家都称她做章太太。她之所以被称为章太太的缘故因为她曾经做过一位状元的偏房。状元公在前清是个大才子，现在却成了个经济家。他的大才太向公众发展，对于私人未免疏忽了些，所以就酿成这次不得不和他的偏房——章太太生离的悲剧。状元公是大人物，大人物一点吹灰尘的事情也可以传遍天下的，所以他们这次分别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章太太一定有了对不起状元公的秘密事情他才不得不和她分离，因为状元公做事是诸凡照着礼数的。更有许多人传说当他们分别的时候还有过“从此以后彼此休想见面”的话，还有一箱子养老银子给章太太带出来的。不过其中实在的情形，我们却一点也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件事并没有登过报，而捏造是很罪过的。

章太太是个极有才情的女子。年轻时有很好的家庭教师教过她。她能够写很娟秀的字，能够做很工整的诗，还能够画很幽雅的画，能够绣很细致的花。缦霞这两个字是极和她的人相称的；但她却嫌这个名字太富丽，她切慕风雅，替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淡如”。每逢做了一首诗，画了一张画之后，便在底下写着这两个笔划和蚊子脚一样粗细的字，并且端端正正盖上一个小小的牙章。

当她知道这件事免不了要发生的时候，就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厌恶那豪富的生活，要出来自谋营生，就托那些朋友替她找一个切合她身分的位置。正当其时君达的学校里要请女舍监——本来的女舍监是男舍监的妻子，因为贫乏之故想攀高贵

常常到校长家里去走动，却不料有一次反而触了校长太太的怒，她便不得不辞了职。校长听了太太的话要物色一位极有身分的女舍监，章太太的名字就到了校长的耳朵里，校长很信仰这个名字，于是章太太就动身到这里来了。

房里的人除掉小君达以外差不多都是愿意说话的，但在那只角上还有一个立在那里的人也和君达一样不开口。这是一个丫头，她的名字叫做秋香。君达的不愿意说话是听见大家说的话太不中听，她的不开口是因为身分的关系，许多客人在这里自然没有她说话的余地，她只好用耳朵听，但她的眼睛却时时望望小君达，好像在奇怪的样子，她的眼睛像在说道：

“咦！怎么你也不开口呀！小少爷！”

秋香的年纪和君达差不多，她的父亲是君达祖父的书僮，君达的祖父死了不久这忠直的仆人也死了，这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女孩儿就一直留在君达家里，和君达齐长成起来。她是个丫头，但是君达家里要这个丫头的缘故不是为的有钱，这丫头的甘愿留在这里的缘故也不是为的他们有钱，实在是主仆间的感情把两下胶结在一起的。她没有读过书，一个字也不认得，而她的心地是十分灵巧的，正像个聪明的鸟儿一样，虽则不通人的言语，而她却十分通灵性，有时或者还比人类聪明呢。

小姑母的态度最是活泼，精神最是兴奋，声音最是清脆，她这样和大家谈过去的时候，天气已经不早了，外面的雨一直缠缠地落个不休，把这房间里弄得有点模糊了。君达的母亲便忧忧蹙蹙地对秋香说道：

“你不去弄夜饭吗，还在这里听什么呢？”

“夜饭早弄好了，只等摆出来了。”她温和地回答。

“那末去摆出来罢。”

“我也去帮她搬一搬。”君达听话听得十分懊恼，趁此机会

想脱身，就跟着秋香走出来。

秋香知道他跟在她的后面，经过那个屏门转角时，她回过头来笑道：

“你今天为了些什么又板着面孔呀？”她说着手背掩到嘴上去，大概好半天看了君达的样子觉得好笑。

“谁像你一样高兴呢？”君达勉强笑着说。

“我有什么高兴呢，我是个丫头！”秋香在前面走着，又把面孔回过来。

“啊，你是个丫头，难道我搭过大少爷架子的吗？”君达立定了说。

“怎么不坐在那里呢，这里有什么事是你做的呀？”

“我不愿意听见那些话。”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厨房门口了。秋香忽然想起一月之前君达的举动，她的面孔有点红起来了。

“我怕你哩，小少爷，你还是到他们那里去罢。”她说。

“在这里在那里不是一样的吗？”他说。

“那末请你不要和那天一样。”

“唉！你总是这样疑心我。”

不久之间晚饭摆出来了。

一顿晚饭也不久之间便完了。亲戚们都说了几句亲热的话回去。外面的细雨还没有停止，湿气一阵一阵来摸着厅堂里的各种东西，一盏保险灯显出暗淡的神气，一家人在回忆中寻出些有趣味的話，送过这雨后的黄昏。

.....

第二天晴起来了。久雨后的空气看来分外新鲜，天空澄清得像个无边的碧海，几处停留不动的白云犹之是白石的小岛。这碧海的那一只角，下临着B学校的校园。园中正盛开着多种的